

恕我直言,我基本不看国产动画片,但前几天从电视里见到在播放一部被叫得很响的动画片,既如此就耐下心来欣赏,观看了几分钟,引不起兴趣倒瞧出问题来了:动画动画,“人物”只在讲话时眼动嘴动,或谁讲话时就挪到前边,“人物”根本不在用动作表演做戏,故事是靠“人物”的嘴讲出来的,观众其实是在听说故事,不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演看出故事的。

由此我想起阿达。一部《三个和尚》动画片,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一个说明文字,通过对小和尚、高和尚和胖和尚的动作描绘,把这部动画的故事情节及主题表现得明白白,尤其其中有些细节表现得细腻深刻有趣,如小和尚出场,有两只小鸟陪伴他飞舞,一只乌龟挡道使他绊了一跤,这些细节就增添了趣味,又如高和尚出场,一只蝴蝶总是跟着在他的脑壳周边扑飞,他觉得讨厌,顺手采枝花插在头上;再如胖和尚赶路走得满头大汗热不可挡,到了河岸边急忙把脑袋浸到冷水里,河水

煞时沸腾冒起一片气泡,这犹如金属的热处理淬火,片中充满着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如小和尚同高和尚合作抬水,小和尚因为长得矮,水桶总朝他的一边滑,因之他的负重比高和尚大,为此两个和尚为互不吃亏,要在扛棒划出最居中的点。拿什

不禁想起阿达

贺友直

么测?出手就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形成的“虎口”丈量出居中点水桶的绳套就定位于此,互不吃亏。这样的细节,既说明事也表现人物的心,这实是显出动画作者懂得细节的重要以及表现细节的本事,说句透彻的话就是懂行。

再说一个由阿达说给我听的有关动画片的故事。有一年国际动画片在前南斯拉夫评奖,阿达也是评委,他去了,看了一部片名叫《邻居》的前南斯拉夫本土的动画片。一开头,银幕一片漆黑,忽然显出一点亮光,是一窗口,镜头往前推,进窗,有一男子在洗澡,洗毕,

对镜刮胡子,毕,穿衬衫,打领带,穿上衣,一副绅士派头,下楼,打开车库门,两束车灯光射出,开出来一辆车,什么车?坦克!整部片长仅一分钟,也是没一个字一句话,但什么意思看的人都懂:这位居心叵测的邻居是谁。

动画片就是要求简单明白,有趣,动作都有内容,据说我们的动画走不出去,是吗?人家看不懂,无趣怎么会接纳呢?从事动画的人不明白动画的要义,如何能创作出真正的动画,故此想起了阿达——他对动画是个内行。

我虽只是个画连环画的,但连环画与动画虽是两个品种却属同一个根系:都是用画“讲”故事,连说话的情节复杂,并有文字说明,读者看过去,若不明白,翻到这一页,可过些时再推究,动画则不同,它稍纵即逝,故形象动作的表演要求简单易懂,人、物造型的所有部位要求都有利于表演,即画要动得有意思做到简单明了易懂有趣,故事是情节构成的,情节是细节丰富的,用画画故事的要义在于此。



故乡的蛇神

蒋星煜

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的溧阳(今属常州),记得童年时代仍有祭祀蛇神的风俗。我家的大家庭的确相当大,父亲的一辈兄弟四人,还有一个妹妹一直未出嫁。虽祖父、祖母早已逝世,我出生时,大家庭只有两代人,人数却达到四十多个。我六岁时,增加到了十七个人。

在一起开伙仓,有一大间柴房,另有一小间,安放两只大缸,盛米用的。每年农历过年,除祭祀祖宗之外,还祭祀灶神、财神、蛇神。

蛇神的神像是木刻的,印在红纸上,香烛店里有供应。就贴在放米缸那间小屋的门上。人们口头上称之为万家菩萨,其具体形象乃是蛇身人面。儿童时代,看了很不习惯。不久,在书本上、在金字塔香烟的外壳上看到了神身人面像,这才明白无论中国、外国,都有类似的神话或传说。

蛇神的神像为什么贴在那间安放米缸的小屋门上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间小屋除了每天中午、晚上煮饭之前进去挖米之外,平时都关着门,光线也较暗,所以往往有蛇在里面出现。正因为老鼠是偷米或饭的大患,而蛇并不吃米。而且蛇往往把老鼠作为美食而不轻易放过,所以我们对小屋里的蛇从驱赶,而且称之为“家蛇”。

我们曾亲眼看到过蛇吞食小的老鼠,或将老鼠盘住,蛇身渐渐紧缩,将老鼠勒死。有时小的蛇遇到大的老鼠,也会对峙一番,不分胜负,各自散去。现在古书上虽记载了伏羲、女娲是蛇神,其具体的形象如何?仅见《拾遗记》注明为“蛇身之神,即羲皇也”。又有《玄中记》说:“东海有蛇丘之地,众蛇居之。无人民,或人头而蛇身。”并没有说“人头而蛇身”就是蛇神。但能证明“人头而蛇身”的形象并非罕见,也很可能其他古籍中也有记载,我们没有注意罢了。

抗战开始不久,我离开了故乡。以后曾回故乡两次,旧居早已不复存在,也再没有人谈起万家菩萨。也许这种祭祀蛇神的风俗习惯也不复存在了。



近日,有媒体刊登了题为《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 比甲骨文早千年》的文章,说在平湖庄桥坟遗址石钺上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象形文字,得到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先生的确认。

这本来是一条令人兴奋的新闻,但网民的反应却是一片吐槽:“这些中国字,你认识哪一个?”“靠谱吗?”“又是一个曹操墓……”看来这个领域的许多泡沫把网民的心给泡凉了,麻木了,不屑一顾了。也有人比较谨慎,“急不得,慢慢研究论证吧。”经了解,我发现资料还是比较可靠的,至于由“这些刻画符号将中

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给人以前所未见缺乏研究由此而发的错觉,有必要加以诠释。

陕西半坡村、河南贾湖、江苏龙虬庄、安徽双墩、上海崧泽等一些比良渚文化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在出土的玉、石、甲骨、陶器上,早就发现过一批似字的刻画。不过那些刻画或描绘,究竟哪一种、哪一家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它们是不是文字,争论极大。有专家通过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多个契刻符号的研究,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早至距今8600~7800年,有的专家却直贬其观点,是一派胡言。不过,谁也想不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在

也说良渚文字

张明华



池畔清凉(中国画) 秦丹

制的风俗还要狠上一筹。演出相当成功,台下大都是古典音乐的铁杆儿或者是Michael母亲的粉丝,因此,谢幕的程序超复杂。我和婧怡直奔楼上的西餐厅,边吃边聊。正说着带劲儿,只见楼梯口一大群人簇拥着今晚的女钢琴家向我们身边一张空着的大餐桌走过来。我预感到“宝玉”必在其中,果然十分钟不到,Michael就领着他那钢琴家母亲来指认我们了,这还不算,他还跑去邻桌的其他家族成员那里宣传起我们之间的交情,招得他叔叔、舅舅的都来长篇大论地跟我们讲述Michael儿时的好人好事以及他如何迷恋中国的事迹。最终,Michael干脆把酒杯从他家的餐桌上移到我们这里。这样的真诚搞得我们的心窝也不由得热了起来。“欢迎到北京做客,到时教我女儿弹琴啊。”没想到

真情与算计

乔剑

不平之下,我立即对这个小老弟进行了一番博大精深但绝对通俗易懂的“恐吓”。大意是中文的道理“深得很”,几辈子都有的学。婧怡在一旁闭目养神,任由我们半中半洋地聊。小老弟凭直觉猜出了我的职业必与文字相关,恨不能当场认作师徒;我也打探到今天音乐会的钢琴家竟是他亲妈!这消息一出,在一边迷糊的婧怡眼睛睁开了一道缝儿,哼出的北京土话保证让人家再学上三年汉语也理解不了:“还不盼附他顺点 CD 孝敬老师!”我心领神会地把这层意思翻译成“Michael,这场音乐会准备了什么纪念品吗?”Michael认真地作答:“外面的商品部有义卖,我可以陪你到那里看看。”要不是演出大幕拉开得及时,恐怕我这个“老师”真会被学生亲自带到收银台自掏腰包了。心想,这比 AA

余华新作《第七天》尚未出炉,仅仅是在书店做了一个预告,据媒体报道就被预订掉70万册。这在当下长篇小说出版中算是奇迹了。这个数字有无泡沫,无法确证。但余氏新作比之一般作家的作品更有市场号召力,是可以确信的。有人称这是出版商采用了“饥饿销售法”。该“法”有点类似古装戏,人物未出场,锣鼓先“铿铿锵锵”地敲起来,器乐先“吱吱嘎嘎”奏起来,等把观众的胃口吊足了,人物便闪亮登场。

但这样的“饥饿销售法”,我看也只对某些名家管用。换一位作家,如是寂寂无名之辈:赵华、钱华、孙华或李华……大概这“法”立马失效。没有人会对一部尚未出版的无名之辈的作品感兴趣,甚至付订金。因此这种“饥饿法”的市场号召力,是建立在名人效应的基础上的。

“名家”之所以能成为“名家”,有其复杂的因素。有机构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名人成名经历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名人成名的原因只有15%依赖其专业成就,而85%是要靠其他因素促成的。但不管怎么说,在生活中“名人”“名家”的确备受公众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很容易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新闻教程中有句话:“名人的烟斗也是新闻。”名气越大,受到的关注度就越高。在这个号称“眼球经济”昌盛的时代,很多人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方式,试图成为公众关注的名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一位作家成为“名家”后,享受着“名家效应”带来的种种好处:作品畅销、四处演讲、被邀做各种活动和媒体的嘉宾……等等时,却又不允许他人对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已有发现,并在1976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上得到引证。

1962年,闵行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的阔把黑陶杯,由于承受不了地层的挤压,出土时已经完全破碎。经仔细观察,发现在杯底上有两个纤细隐约的刻画,形状与甲骨文形接近。左边一个呈长柄、弯顶、三叉戟形结构,与甲骨

的作品评头论足,听不进批评家的逆耳之言,这也太有悖常理了吧?要知道,“名家”的作品,其中的“好处”会释放出较大的“正能量”,其“坏处”也当然会导致更大的“负效应”,因此,及时地指出名家新作的“好处坏处”,显得尤为必要。常人都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上帝把你造就成了“名家”,同时也把你推到了被公众高度关注的“聚光灯”下,你就得有接受各类人从各自角度评说的气度。更何况,如鲁迅所言:名人说的未必都是名言。当然名家写的也未必都是佳作。很多作家,写了一辈子,自从那个成名作使他成为“名家”后,他再也无法超越自己,这样一种现象,在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可是长期以来,“名家”每有新作问世,皆“好评如潮”,听不到真诚、真实而又精确的批评之声,使得一些“名家”新作明明在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其后果既害了“名家”自身,又误导蒙蔽了广大的读者。

“作家一出名,批评就少了”,这样一种非正常的批评现状,难道还要持续下去?有专家说,没有对“名家”批评,就没有对“名家”的超越。这是从繁荣文艺创作的高度来认识批评“名家”的意义了。我的认识还未达到此高度,有待继续思考。

再说余华的《第七天》,很多读者拿到书后发现不像介绍的那么好,表示了强烈不满。也有专业批评家开始发文批评了。看来,“饥饿销售法”除了吊高读者胃口,让出版商增加码洋、作家收获更多版税,对提升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并无益处。因为,作品究竟如何,最终还是要通过阅读来获得一种客观认知的。



文坛呓语

忆纳凉三首

吴家龙

一、三更静夜

如火骄阳汗浹流,盆汤沐浴洁身留。树冠荫翳微风拂,时近三更静夜休。

二、伏夜纳凉

忆及一年三伏夜,援张藤榻纳风凉。耳闻绿绮(1)殷勤弄,宛转悠扬入梦乡。

三、卧看北斗

碧天映水似银屏,蒲扇轻摇晃不停。萤火穿梭光闪闪,卧看北斗七星星。

地。”1995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业已发现了好多刻画符号,有象形的,还有抽象的,还有几例是若干符号连成一串的……不承认其为文字是很困难的。”

恩格斯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过渡到文明时代。”著名学者夏鼐先生认为:“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可见文字的起源、产生,在社会发展、文明进程研究中的地位是多么地重要。我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的轰动和无端的猜疑,而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改变过去各自为政、零敲碎打的方式,罗列发现,共享资源,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逐字逐句地分析探讨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Michael不仅用中文满口答应,还当真讨要我的住址,俨然一副要给支票填好日期的架势。Michael突然冒出一句:“明天到我家来做客怎样?”听了这话,我毅然决定把皮球踢给号称美国通婚的婧怡:“妹妹,帮我吧!相逢何必曾相识”翻给孩子听听,也算我们师生一场。”天知道之后婧怡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反正我看Michael的小脸儿一阵粉一阵白的。

事隔多年,经过数次对西方习俗的观摩和体会,我已知AA制可以翻译成“亲兄弟明算账”,也从美剧了解到西方人不会把朋友间的串门儿上升到“大事儿”的高度,但却无从知道如今的Michael是不是能谅解我们东方人交往中含蓄内敛的一面。只可惜,现在已是相逢不能再相识了,因为除了我手上的一张大家当年的合影,什么也没留下来。

住毛坯房,感受真实。

十日谈

生活小记

